

中国

当代生态文学研究

ZHONGGUO DANGDAI SHENGTAI WENXUE YANJIU

张晓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

当代生态文学研究

ZHONGGUO DANGDAI SHENGTAI WENXUE YANJIU

张晓琴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 / 张晓琴著. —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161 - 2183 - 2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
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464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我们可否归乡？

年初，在北京的雾霾中，接到了学生张晓琴打来的电话，她说她的博士论文快要出版了，希望我能作序，我应了下来。因为这是我自始至终指导的论文，记忆犹新。

2002年起，我应邀在母校兰州大学做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已经带过十余位博士生了，这些学生中有两位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生态文学方向的，还有一位学生虽然毕业论文没有做生态文学，却是个身体力行的“生态主义者”，他不仅自费编选了生态文学作品选，还撰写了不少生态文学文章。他为了城区修路少砍一棵大树，到处奔走；他在兰州西面的郊区包了农民的地来种，进行无农药无化肥的绿色种植实验，结果如何无从知晓。虽然我们就此交流的并不多，但我心下对这位同学的行为是赞许的。他们的选择引起我的思考。从步入文坛与批评界至今，我一直倾向于当代文学思潮与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虽然也关注过生态文学，不过偶尔为之，而他们，我的几位学生，他们为什么对生态文学情有独钟？或许是和那个因大气污染而闻名的城市有关？

张晓琴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选题较早，当时研究生态文学的人并不多，我还记得她在开题时就选题缘由和意义进行的阐述：全球的生态危机、文学的另一种承担意识。此后她一直奔走于研究生态文学的道路上，在写作过程中，她甚至有过动摇——她发现当代真正杰出的生态文学作品也有，却并不很多，加之此前她一直对知识分子问题和当代诗歌很感兴趣，又有积累。但我还是鼓励她继续前行，把生态文学研究下去，正是因为生态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不显赫，甚至有些人对其的轻视，而它本身的意义又已然存在，研究它难道不是一件

有长远意义的事情吗？

研究生态文学最危险的就是陷入一个环境为中心的陷阱，一提到生态，马上会让人联想到生态危机。也的确是这样，今天，我们这些“地球公民”遭遇到的问题之一就是荒漠化、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地球升温、能源危机等问题，而这些又是从何而来呢？从人而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研究生态文学，就要从人类的哲学观念上来重新思考。或者说，生态文学的第一要务并非揭示生态危机本身，而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哲学观。

人类在蛮荒时代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便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那个时代，产生了自然崇拜。后来英雄时代来临，个人开始被众人崇拜，其中混合着此前的自然崇拜。到人类有了文字，并逐渐小规模战胜自然时，自然崇拜退隐，多神时代也向人类告别，宗教时代来临。再后来，人类发明了科学，开始战胜自然，众神死亡，伦理关系局限在人与人之间。当下人类几乎彻底地放逐信仰与精神，唯物质的时代来临。伦理关系几乎就是身体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中，人类面临的重大命题就是人类与地球、人类与其他生命之间如何重建和谐的伦理关系？这难道不能构成一个新的哲学命题和一个文学命题吗？我们实在不应该停留在征服自然的哲学时代了。一个新的以生态哲学为出发点的时代已经到来。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在其《冤家，一个爱情故事》中借赫尔曼之口说：“人类对别的生命的残暴行为，那人们与纳粹无异，人类在别的物种面前不可一世，充分表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种族主义，它们信奉拥有暴力就是拥有真理，让我们比较这些故意而明显的杀戮，一群生命在另一群生命的股掌之中受着煎熬与折磨。有一些人声称动物的痛苦不能与犹太人或是奴隶受的苦难相提并论，事实上，它们是一样的，对这些大屠杀的牺牲品而言，它们的灾难与痛苦还在持续着。”地球上的各种生命有机体应该互相依存，共同按照生态学规律，和谐地生活在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有自己的生存权利，理应得到尊重。人类应该重新确立在自然中的伦理关系，与其他生命之间理应重新结盟。让我颇感欣慰的是，张晓琴的论文中已经表达出了这一重要的思想与命题，虽然她没有完全建立起一个生态文学的大厦，但毕竟已经作

出了很大努力。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中既有对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探析，有对于生态文学精神资源的中西探寻，亦有对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重要文本的细致解读。当然，毕竟写作时间较早，也有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对理论的研究与文本的细读的结合有时不尽如人意，缺少对新近一些生态文学作品的研究。但瑕不掩瑜，我以为，她写得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些生态文本的细读与评述部分，她对苇岸、张炜、韩少功、马丽华、姜戎等作家作品的研读往往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视角和感悟，有些分析则超出了生态文学自身的囿限，走向了存在的层面。海德格尔云：“诚然，人在其活动中创造作品时是充满劳绩的……诗意是与一节劳苦功绩相对立的，而并不属于人的劳苦功绩”。的确，人是应该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的，人类的此在何尝不是天地的一种馈赠呢？

生态文学在我看来就是人类归乡冲动的一种表现。我生在甘肃，自小在兰州一天水的双城生活中长大，对那里的一切充满情感，这也是我之所以愿意回母校执教的重要原因。我也常常产生归乡的冲动：我会想起天水老家的门上的“耕读第”，极亮的阳光照进家里，细细的纤尘轻舞到几排大书架上，母亲时而弹风琴，时而吹洞箫。我想起渭河的波光 and 磨坊里急速转动的水磨；想起河边上闲置的渡船，有人需要时，就摇着它们渡到对岸；想起渭河滩上灰颈鹤优雅安详散步的身影，它们有着长长的颈和细细的腿，走近它们，它们依然自若，并不惊飞；我想起大水渠上柔软的草桥，每当农人推着独轮车走过草桥时，草桥就发出轻轻的呻吟。我还想起掉进水渠幸被路人救起的一个孩子，那就是儿时的我。而现在，走在故乡的街道上，林立的楼房和疾行的车流常常让我产生错觉，有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感觉，好像所有的城市都变得越来越像，所有的乡村也出于一个模式。

写到这里，抬头南望，天空中依然雾霾重重。“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我是在哪里呢？我还能回到我渭河岸的家乡，走在家乡的林中路吗？

雷 达

2013年2月

前 言

本书的重点是研究正在生长中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侧重于对其发生、发展的进程，重要作家和典型文本的透析，以及对生态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学总格局中日益显要的地位、前景及其在文明发展、道德伦理上的价值意义的讨论。尽管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学整体上并不成熟，大部分作品尚未摆脱习惯性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其逻辑起点亦非生态整体主义，但生态意识的觉醒和日益强化已经渗透进了大量文本。中国已初具自己的生态文学，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本书将力避就事论事，尽可能地把论述对象置放在世界生态文明系统理论和某些前沿理论的大背景之下加以观照。诚如蕾切尔·卡逊所言：“现在，我们正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更与人们所熟悉的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诗歌中的道路迥然不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惟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① 生态文学就是指向那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叉路的一个路标。

在人类生存日趋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家之间、种族之间、不同信仰之间虽然存在着种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矛盾冲突，但是，所有人都无法逃开整个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困境。正如雅斯贝尔

^① [美]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吕瑞兰、李长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斯所说,所有的人已是“世界公民”,^①而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便是生态问题。高科技化、欲望化、物化,使得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的癌细胞”,所到之处,生灵涂炭、环境恶化。如今,荒漠化、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地球升温、能源危机,均与人类行为有密切关系,已经极其严重地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面临一个新的命题,即人类与地球、人类与其他生命之间如何重建和谐的伦理关系?而这也构成了一个新的哲学命题和一个文学命题。

一个新的以生态哲学为出发点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人类茹毛饮血、取石凿火的蛮荒时代,人类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便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那个时代,产生了自然崇拜。人与天、人与各种神秘的力量之间都有一种神圣的伦理性存在,那便是崇拜与被崇拜。到了人类开始使用火种和铁器,并发明了语言时,人类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便是人类开始重视自身的初期。英雄时代来临,社会开始板结。英雄被确立为神之子,个人被群众崇拜的时代到来,混合着的还有先前的自然崇拜。而到人类有了文字,并逐渐小规模地节节战胜自然,伟大的宗教时代来临。自然崇拜渐渐退隐,多神时代渐渐结束,社会由于文化信仰的原因而统一起来。再后来,人类发明了科学,自然被彻底奴役。当人类全面地“战胜”了自然,唯我独尊之时,大写的“人”被树立了起来,“人定胜天”的思想被广泛张扬,宗教受到怀疑,人类的多重伦理关系单纯地变成了人伦,这就是现代社会。至于当代,人类彻底地放逐宗教、信仰、精神,而崇拜技术、身体、欲望,一个唯物质的时代来临。伦理关系被简化为身体与物之间的关系。人类相当一些哲学就是沿着这条轨迹衍变着的。

突然,人类发现自己陷入了绝境。与大洪水时代无异,让人想起了更为遥远、蛮荒的令人恐惧的新旧石器时代。因为,人类赖以维系生存的生物链在断裂:物种在不断地迅速绝灭,动植物在纷纷退化变异。人类依傍的外在环境不但在急速恶化,更为可怕的是,人类自身的内在环境也变得混乱不堪:古典时代以来建立的宗教道德文化体系遭受到前所

^① [美] 汉娜·阿伦特:《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公民》,见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未有的质疑与否定，后现代时期的人们，其精神正在经历着沙化、空心化过程，而原始生命则常常被抽象为单纯的欲望。似乎，人类正在等待一场大火，将整个地球烧毁方才甘心。

拯救人类！拯救人类！这拯救首先就要从拯救地球的生态秩序开始。老子曰：“反者，道之动。”^①的确如此，要寻找大道，正道，就得反其道而行之。一条逆旅从此开始。正如有识之士不断指出过的，是生物的多样性使得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得以繁衍和持续：通过森林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出氧气，我们得以自由而畅快地呼吸；通过土壤、微生物和水循环过滤了水中的污物，我们得以喝到洁净的水；通过绿色植物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转化为碳水化合物，我们和其他动物才有了丰富的食物。地球上全部的物种，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还有懂得自我反思的生物——人类，共同组成了生命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所有的生命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循环建立了有机的联系，所以，各种生命有机体应该互相依存，共同按照生态学规律，和谐地生活在地球上。正因为如此，所有的生命都具有生存和繁衍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我们必须重新确立人与动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人再也不是作为万物之灵对动物进行生杀掠夺，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平等关系。人必须与一切生命之间重新来一场旷古永恒的结盟，人与地球甚至宇宙之间也需要重新结盟。

如此看来，人类从前的哲学大厦至少有一半将要倒塌，一切需要重新来建构。所以，当我们面临“生态”这一概念时，必须惊醒：一个新的纪元悄悄地开始了，人类以往的历史得画上一个句号，得另起炉灶了。事情就是如此的严重。

生态文学应运而生了！因为，我们发现，欲拯救地球的生态秩序，不得不同时拯救人类的灵魂状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生态文化与生态文学之间的难解难分的纠缠。“生态文学”这一概念一经产生，就带上了拯救人类于荒漠的沉重使命，就已经与今天的文字游戏绝缘了。它要唤醒的是人类的良知和自省自律的能力。它似乎要在冥冥之中唤醒将死不死之中的古老自然。在今天，生态文学创作浪潮之所以在全球各地蓬

① 刘康德：《老子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页。

勃兴盛,生命力强旺,其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旨在通过感人的艺术形象,揭示生态危机,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也兼有培育大众的生态意识及健康的消费观、发展观,从而促进自然、社会、人的精神世界的三重生态的和谐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与自然的和解”同“人类本身的和解”之间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现代生态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也一致认为,人与人的不平等、人对人的欺压同人与自然的不平等、人对自然的榨取之间是互为因果的。这些应该是生态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般认为,1962年,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标志着世界生态文学时代的来临,但这并不是说以前的作家没有相近的悟性,甚至华美的篇章,而是说,这时开始了一个自觉地表达生态意识、深入地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阶段。此后,美、英、法及世界多国出现了各种体裁的生态文学,热度犹如绿色组织的兴起,不断升温。生态文学批评也相应地兴盛起来。但在中国,生态文学思潮的真正兴起,大约要晚20年,台湾地区略早。直到80年代中后期,内地文学界才开始有了清醒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生态主义及其文学。而那时至今,高污染始终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生态文学有时不得不孤军奋战,步履维艰。

毫无疑问,“生态文学”的关键词是“生态”。本书使用“生态”一词而尽量避免使用“环境”一词。这是因为,笔者赞同著名生态文学研究者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教授的说法:“‘环境’是一个人类中心的和二元论的术语。它意味着我们人类位于中心,所有非人的物质环绕在我们四周,构成我们的环境。与之相对,‘生态’则意味着相互依存的共同体、整体化的系统和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的密切联系。”^①看来,如果我们将生态整体主义而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文学的思想基础的话,那就不应当使用“环境文学”这个无形中透露着人的妄自尊大的术语。这决不仅是个用词的调整,而是一个重要的话语调整。所以,“生态”一词,也决不是静态的描摹自然或图解自然与人的哲理。它显示的是一种动态的生态思想、生态观念和生态视角。现在一般的研究者

^① 转引自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都在强调，生态思想的核心是生态系统观、整体观和联系观。生态思想以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和终极标准，而不是以人类或任何一个物种、任何一个局部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于是，正如许多研究者强调的，生态文学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的文学。生态文学以生态整体主义或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考察自然与人的关系，它对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是：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即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和持续地自然存在。生态文学的核心特征决定了它必须将所有以工具化的态度和工具化的方法对待自然的文学排除在外。这一核心特征使我们能够在生态文学作品与非生态的描写自然的作品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

然而笔者认为，上述目前流行的生态文学观念及生态高于一切的观念，总体上看无疑是正确的，但不可绝对化，一旦进入文学创作实践，难点就会出现，首先是，严格按照上述要求的纯粹的文学文本，极为罕见，倘若胶柱鼓瑟，将陷入找不到研究对象和文本的窘境。其次，在研究生态文学或一般称为环境文学的作品时，或者并非专门写生态的而部分涉及生态主题的作品时，无法不面对如何看待生态文学中生态价值与人的价值，生态的利益与人性的复归，以生态为本与以人为本，生态文学中的“生态”与文学是人学中的“人”之间的难以避免的矛盾关系。这必然关系到对每一个生态文学文本的评价问题。不接触具体的大量的文学现象是感觉不到这个问题的，其实它严重地存在着。当然，正如有人指出的，不把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并不意味着生态文学蔑视人类或者反人类。恰恰相反，生态灾难的恶果和生态危机的现实使生态文学家认识到，只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真正有效地消除生态危机，而凡是有利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最终也一定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来看明亮而罕见的文本——《瓦尔登湖》、《大地上的事情》，我们内心会升起一片澄明；当我们看另外一些同样罕见的文本《哀滇池》、《狼图腾》等时，内心掀起的则是对人类的愚

昧和技术主义的质疑和讨伐。也许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的某些作品，文学评论家们会说，不过是一些描写自然风光或人与文明的冲突的东西而已，何必大惊小怪——这样的认识在今天比比皆是，然而如此肤浅的认识对于人类和文学来说，都是绝对有害的。我们必须看到，生态文学的日益兴起已经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带来了一股蓬勃之气，它扩大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空间，拓宽了文学的审美疆界，给传统的文学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为文学研究带来了新型的视角与新型的价值体系。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 生态文学的界定	(1)
二 研究状况之回顾	(11)
三 研究的基本思路	(27)
第二章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精神资源	(30)
一 中国传统生态精神	(30)
二 中国现代文学中隐约的生态意识	(38)
三 西方生态伦理思想	(54)
四 西方生态文学创作	(64)
第三章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基本面貌	(70)
一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概况	(70)
二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主要类型	(75)
第四章 自然的危机	(78)
一 徐刚:唤醒黑屋中的沉睡者	(78)
二 麦天枢:山河的挽歌	(84)
第五章 自然的信仰	(92)
一 苇岸:大地上思想的芦苇	(92)

二	张炜:融生命艺术于自然	(101)
三	韩少功:山南水北的自然寻根	(109)
第六章	自然的悲剧	(122)
一	于坚:大地逝世的悲歌	(122)
二	贾平凹:勃发生命的消亡	(129)
三	阿来:一切成空的村落	(134)
四	杜光辉:可可西里的失衡	(139)
五	郭雪波:沙化草原的找寻	(143)
第七章	自然的呐喊	(148)
一	陈应松:豹子最后的独白	(148)
二	沈河:替一棵树说话	(152)
第八章	自然与女性	(156)
一	周涛:大地撕裂的疼痛	(158)
二	成一:走向真实的自我	(163)
第九章	高原生态的发现者	(169)
一	西藏生态的第一次全面发现	(170)
二	个体意义的西藏	(174)
三	精神的西藏	(177)
四	马丽华的困惑	(180)
第十章	矛盾的生态精神	(183)
一	罕有的生态文本	(183)
二	大游牧生态精神	(189)
三	矛盾的生态精神	(200)
四	《狼图腾》的启示	(207)

结语	(210)
----------	-------

参考文献	(214)
------------	-------

索引	(223)
----------	-------

后记	(232)
----------	-------

第一章

导 论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生态文学无疑是一个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生态文学最初萌发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此后迅速发展，产生了许多生态文学作家及大量的生态文学作品。与此同时，生态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系统、深刻考察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专论并不多，究其原因，无非有以下两点：其一是国外生态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们吸引了更多关注者的目光；其二则是当代学界的诸多研究者并不看好生态文学这种新的文学形式，认为它的功利性太强，很难进入真正的文学史。如此看来，系统研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史就充满了某种冒险的意味。究竟什么叫生态文学？它的这一称谓是否合适？它究竟应该属于生态学领域，还是属于文学领域？被界定为生态文学的作品是否具有真正的文学价值？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它是否有必要？正是这一系列的问题促使我在研究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之前，对所使用的概念、述及的范围、研究的方法进行一次界定。

一 生态文学的界定

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或 Ecological literature）是一个合成词，它本质上还是文学之一种。很明显，生态，是作为文学的限制语出现的。关于文学的定义有千百种，但归根结底，它是人类用语言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艺术。那么，什么是生态呢？简言之，生态即自然界生物之间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

的关系。^①把文学和生态的特性大体看清后，再思考生态文学的概念，便会发现这其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既然文学内容的涵盖范围如此之广，那么反映与生态有关的社会生活、表达与生态有关的思想情感的文学形式仍然是文学之一种，既如此，又何以使用生态文学之概念呢？深思之，其原因乃是人们为了强调此类文学形式的特性。正如人们此前使用过的军事文学、儿童文学的概念一样，生态文学这一概念强调的正是这类文学形式与生态紧密相关的特性。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生态文学呢？要给生态文学下一个定义，必须先从它的产生说起。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根源，生态文学产生的最终根源是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生态危机，而这危机的根源乃在人类自身。

地球是人类唯一的栖息地和家园，人类在大地上生存劳作，表面上看起来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取食物和一切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实际上则是大地母亲的恩赐。荷尔德林的后期诗歌《在可爱的蓝色中闪烁着……》中有句极负盛名的诗句：

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海德格尔在阐释这句诗时说道：“这个诗句包含着一种对先行承认的东西的限制。诚然，人在其活动中创造作品时是充满劳绩的；人有所操办，从而把自身树立在大地上，因为他加工大地，耗费和利用大地，以达到保护自己、推进和保障其劳作效果的目的；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诗意是与一节劳苦功绩相对立的，而并不属于人的劳苦功绩。”^②尽管海德格尔阐释这首诗时主要意在诗和诗人，然而，将其意义放大后

^① 生态一词是生态学术语。1866年，德国科学家恩斯特·赫克尔于首次提出生态学的概念：“研究生物与其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科学”。见王诺《欧美生态文学》，第32页。本书同时参照了《辞海》对生态学的解释，见《辞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3957页。

^② [德] 马丁·海德格尔：《追忆》，见《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06—107页。